



链滴

追求来的自由 vs. 自由的气质 —— 高中记 1 兼德国游记

作者: [lixiang810](#)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595397717299>

来源网站: 链滴

许可协议: 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<p> 大概是 18 年 7 月那时候，我跟学校的交流团去德国（巴伐利亚）交流访问，顺便游了游一其它中欧国家。彼时国内有个事情闹得厉害，我也通过一个论坛了解了相关的理论。而在此之前，高的我已经在班主任的一系列奇妙深刻的操作和与（相对自由得多的）初中的落差下完成了对班主任口虚伪的集体概念的分析，并进一步完成了对一些更大的共同体的解构。在原著中与那个论坛里学习到一些关于解放的理论，加上我自行思考与政治老师潜移默化而来的个人主义倾向，让我个人的思想解如火如荼。我突然觉得那些还没有觉醒自我意识的人挺可怜，因为他们竟然意识不到被强加于自己身的诸多不合理制度。我用逻辑在我心中斩断一条又一条锁链，并且时不时和团里的 A 君口嗨。</p>

<p> 成员非富即贵的交流团里，位居末流的我除了 2 个初中同班同学以外，谁也不认识。顺带一，交流团共 15 人，全都来自我的初中，而且我初中同班同学加上我就占了 3 个，可见我初中的人在高中里有多优秀，我在高中体会到落差也部分因此。A 君并不是我初中同班同学，但我见他行为举止漫、不把规矩放在眼里，于是经常对着他口嗨，口头鄙夷各类规矩。A 君照例会和我应和几句。</p>

<p> 然而，在整个旅行团里，只有我在启程时身着校服。同行的副校长当时一个劲表扬我，号召家向我学习。我不大高兴，其它人也不见得有多想“向我学习”。不过，我的确没有什么衣服可穿——我没有买衣服的时间，行李里除去校服和亲戚送的衣物，就只有一套 Adidas 是自己临行前买来加身的。</p>

<p> 交流的第三天，我们和友好学校的结对交流生一起去参观一个城堡，城堡内构我没什么印象也许是太简单了。我只记得地下室里摆着不少刑具，但也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，覆盖的锈与包衣让我得它们的尖与刃并不锋利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和 B 君（相对守规矩的一个）坐在副校长后面，车堵在路，我们也就聊起天。不过，副校长打算睡觉（还没倒好时差），而我们显然打搅了他的美梦，他于是身警告我们，要求我们注意国际形象。</p>

<p> 车堵久了，后面的德国学生们估计也挺闷，就掏出蓝牙音箱放起歌，在车厢后面嗨了起来。时是我们的暑假，德国学生们也考完了期末考，正准备放假，于是他们又唱又跳，手舞足蹈。这些歌我也就认得一首《Sandstorm》，就跟我的结对学生说了两句：“Is it sandstorm?” “Song name lz?” 他和我解释说，堵车太闷了，大家都想嗨一下。副校长显然再无法入睡，这次他什么也没说，没再做什么，只是掏出手刷起微信。我于是得以继续和 B 君聊天。</p>

<p> 下了车，我找到 A 君，离开副校长一段距离之后，口嗨副校长是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”，带拿副校长身份开玩笑：“国民党本性暴露无遗。”副校长属于一个名字里带着“国民党”三字的国民党派，我觉得这一政治面貌为他带来了我高中的副职。A 君也就和道：“治不了外国人还治不了你吗”</p>

<p> 后来我们去了慕尼黑，参观元首改组国社工人党时的那家啤酒馆，路上碰到有个人随身带着喇叭，喇叭录音喊着一些中文，A 君就跑过去用汉语问（调侃）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带喇叭的人确信们是中国人以后靠得更近了，喇叭里充斥着种种保守甚至是反动的价值观，小学时他们的宣传我挺感兴趣，现在却让我听得很不舒服。他直到我们上了车才消停。副校长在车上对我们说：“要有定力，看们现在生活得多好，他说的那一些东西难道不是不攻自破吗？”私以为副校长说的这些不属于合适的驳方式，因为他没有从逻辑上正面攻下来，而是转进立了稻草人。然而彼时我正愁于国内那个运动的景，也没有心思去详细地分析喇叭人的话。</p>

<p> 之后我们结束了在德国为期 1 周的交流，开始下一周在中欧的旅游。我们参观一个古镇，镇上的建筑一楼用石头、二楼用木头、阁楼用稻草。而且楼之间都留有不小的间距。导游说，这是为了火——燃烧的高层可以倒塌到楼间距里，而因为大家一楼是石头做的，火就难以传到其它建筑那里。突然想起我的寄宿家庭也是 1 楼用砖而 2 楼用木。住进去点起灯来倒是相当温馨，然而我在中国的家都是砖砌，粉刷了一层又一层的漆也不见得有什么温馨感。</p>

<p> 我在中国的家 1 楼倒是用木作了吊顶，4 年以后就被白蚁啃食一空。难道德国人不怕白蚁么也许是较高纬度不适宜白蚁生活吧。我一查，果然如此。</p>

<p> 中午我们去一家意式餐馆吃饭，吃着饭的其它国家的人都挺安静，少有聊天也几乎是耳语发齿音。但我们团的人是例外，进去就相互聊天、吵吵嚷嚷的。副校长警告我们要注意国际形象。我以，入乡总得随俗。A 君是说话最大声的那个，我也就让他说话声音轻一些，A 君看样子对我不太高兴</p>

<p> 后来我又轻声和 A 君口嗨别的，他皱着眉头跟我说：“你觉得他们有种收我们钱，没种受们吵么？你嘴上说得倒激进，但你行动上难道不是最守规矩的那一个吗？”</p>

<p>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校服。今天我又穿了校服，而其他人都没有穿。此前我曾在朋圈说：“校服是贵校早就摇摇欲坠的虚伪的‘集体主义’的最后的遮羞布。”因为以前对服装比较宽的我校在我们这一届开始突然严抓校服。然而现在我却还自动自觉地把这遮羞布穿在身上。的确，即在思想上纵横驰骋，在口头上粪土万户侯，可我从未想过在行动上抵抗别人的安排。在校时如此，旅时如此，当时对那个运动也是如此——我的第一想法是“天哪，他们竟然敢——”</p>

<p> 我惊讶地发现，高中以来，也许是过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年纪，我竟从未把我的任何想法付诸实施。明明自我意识已经觉醒，单从行为上看却和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区别。</p>

<p> 在德国的旅行很快结束了，完全按规矩行事的日子我接着过了 1 个月，直到高二开学、高中绝望把我的最后希望粉碎为止。那时我被分在年级最差的班里，而不是如自己所愿进入重点班。</p>

<p> 之后，我和比例比高一多了不少的沉默的大多数继续厮混 2 年；做了操作比高一班任更奇妙班任的班长；然后也许是因为强行实施激进的男女混坐政策被人告黑状整下台；再然后因为一个级长女生牵手有伤风化”的言论组织静默游行未遂，被副校长录音谈话，险些进局子留下案底。我倒是逐在用行动作些抗争，可 A 君当时的话总还是挥之不去。我就是没法成为他那样自由的人。</p>

<p> 然后我明白了。自由于我而言是要用逻辑争取的东西，于 A 君这样的人却是一种气质。他小就在比我自由得多的环境里长大，根本不需要去争取什么自由。他只需要随意言论、行动，因为他口说的就是自由的，他随便做的也同样是自由的。</p>

<p> 后来我通过《神曲》了解了一点天主教神学系统。在这个系统里，哲学与理性只能逼近而不成为神性，A 君的自由于我正如天主教体系里的神性之于理性。我只能追求自由，却很难得到 A 君那随意自然的自由的气质。</p>

<p> 其实那个诞生即关于解放并将我引向解放的理论也是这么说的，只是我一直不肯承认：社会在决定社会意识。人单凭逻辑思考不可能摆脱自己的身份给自己施加的影响。</p>

<p> 我在高中虽没受什么可歌可泣的磨难，但感慨是不会缺的。由此我的个人主义还是稍稍宽慰我，降低了我对人们的本不切实际的期待。正在做着各类考后复健训练的我这么想道：能发自己这个份的声音、进行自己这个身份的思考就已经不错了。倘人皆能如此，人间倒也不至于这么多苦难了。<p>